



淮海集卷之二十

秦觀少游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
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
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
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
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
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
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
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

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
萬騎又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
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
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比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
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
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
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
之遂平荆地大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
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

以為鑊錙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
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
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
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
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
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
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
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
匈奴頽其家釁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
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
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
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

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
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
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摛紳先生之
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
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
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
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
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

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
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
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
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
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
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
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
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
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
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阨於陳蔡蓋遷自况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
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

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持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遷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益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鐵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

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持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善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 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能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即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鉄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

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持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鉄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

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玉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鄒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綱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愾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

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恠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

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恠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詎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耻之寔乃獨弔焉

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謝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當矣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為侯張而身誦也不為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為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為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誦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

誦也。寔於侯張亦誦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誦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為道而或誦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袂傷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為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為姦而已。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秦觀 少游

進論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

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巳。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較於官渡。何異高祖械。較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玲越王。句踐。皆瀕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而使其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為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味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

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亮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

借先主

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沂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拔而傳鳴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林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

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閭者得行指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杜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髮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直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

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鮮為耻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為蝮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王道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道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道之族導嘗求救於顛顛申救甚切而

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敷得志問顓於導不答顓遂見
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然則顓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
曰王導殺周顓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
知矣夫指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惡殺又
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
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然則其返也曷為
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
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
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
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
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

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
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毋坐
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
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
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
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
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顓之事有似
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
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

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惜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曆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鏡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城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日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

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
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
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
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不知所以
為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淮海集卷之二十二

秦觀少游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
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
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
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
以閱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
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
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
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

由温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
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表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
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
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物
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
珥貂所居稱賤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
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
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
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
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
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
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
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
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
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
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
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
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
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
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
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

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
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
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
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
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
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
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
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撻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
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
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
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
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

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
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
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
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
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
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
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
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
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

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

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兒徒逆黨又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兖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又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

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

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及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

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漢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比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

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唐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敗，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為太和之

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堅，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

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固比有契丹之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疆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集卷之二十二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秦觀 少游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况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

禁闔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
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楊子
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
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
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
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
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
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
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
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
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綏三年
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

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
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
之道槩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
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
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
貴而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
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
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
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
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蓋言其體也故氏
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
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

絳侯勃為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為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為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為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

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為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為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脩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為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為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
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
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
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
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
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與是
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
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
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
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
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
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
之間闔陰以為陽者有矣闔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
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
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
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
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
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
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
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

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

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入無相待為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

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九謂之乾闔九謂之坤一闔一
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
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
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
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
自然而進德脩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為主何則力有
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
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
亦以此矣夫天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

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
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
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為
之時夕者無為之時也於有為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
無為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
憂安安者危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
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
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
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
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
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為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蔽溺於楊而為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偏一曲之所為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僂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

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為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

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

秦觀 少游

傳

浩氣傳

氣之為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為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為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况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為物亦已至矣此公

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已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已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繫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

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况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撓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

反之此北宮黜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
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此孟施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
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
黜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
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
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
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
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
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
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黜養
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黜之
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黜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
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
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
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
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
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
者外也人以心爲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
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
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後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克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况情偽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况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感若然者無持志

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䟽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為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
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
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
為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
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圍
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
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
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為功故雖晝動
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
矧且晝之所為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
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
不為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

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
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
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間
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
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群兼
愛無私謂之仁列蔽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
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
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
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
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
宜擴而克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
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
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
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慊實其腹者所以
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
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
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
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
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
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
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

揚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
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籟然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
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
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
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
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
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
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
遊夫既有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
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
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又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遠成則命之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諛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揚墨之類是也夫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

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為已者至於不援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楊者反以仁為失已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為已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為內政為外以政對事則政為大事為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

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疆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

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於九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為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為邪說之所干內不為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為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游進為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况詖淫邪遁

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
純氣之守也况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
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
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
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昏於操捨之
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弊而心
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頓笑設之或不當也况
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
興起矣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秦觀 少游

傳說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
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
畫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
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
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
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為事固其勢不得不然
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
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僨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

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
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夫顧家貧無
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
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
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踈而
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
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
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况有貴於畫者哉
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
圖有一史解衣繫礪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繫礪
固個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
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

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
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已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
將內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
比夫術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
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
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為
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毋西游京師
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
美眇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
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

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雙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月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無忘其友柰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為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為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

謂之釋其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處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然真炁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頴脫疆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諳其術所以世莫知焉頴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為佛氏之緣覺趨生而不知滅者為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宜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南風物其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

汝南風物其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

波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
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崔方進為相始
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為灌溉之利菱
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
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
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縣瓠城今
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
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
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為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
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為體即體而

有用其散為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存於不窮而俱止
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沉
真於偽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
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
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
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
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
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
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
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
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
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

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况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為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為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為一氣靜為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况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

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為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

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恠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間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直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奕棊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魯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恠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

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為
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
為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
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
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
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
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
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為表裏也經曰陽明
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
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
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

為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
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
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
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為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
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
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
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
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
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
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
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
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

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
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
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
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為道博
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
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
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
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
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